

我救过《逃离德黑兰》的美国人

◆ 乔羊

斯就带他们上路了。

11月10日,威廉姆斯再次协助他们转移。这回是送到约翰·薛顿那里,他是加拿大使馆的高级官员。6个人中,4人住在约翰·薛顿家,另外两人住在加拿大大使肯·泰勒家。这是威廉姆斯们最后一次参与营救。之后,听说他们靠加拿大护照离开了伊朗,已经是1月底的事情。威廉姆斯的人还跟另一组被困在伊朗外交部的美国人保持联络。考虑到人质的处境恶劣,威廉姆斯送去巧克力、糖果、杂志、洗浴用品和干净的衣服。

半虚构的纪实题材

看到电影里那一段不实的“指责”,威廉姆斯非常气愤。在他看来,哪怕只是交代一句,威廉姆斯确实提供了援助。威廉姆斯表示,“你可能会说,何必呢,一个电影而已嘛。可问题在于,了解真相的人并不多。”连他自己的同事们都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至于本·阿弗莱克和他的团队,包括制片人乔治·克鲁尼为什么要这样贬损英国人,威廉姆斯实在想不通。如果电影把威廉姆斯和其他英国人的故事编进去,显然会更有戏剧张力。

《逃离德黑兰》声称是改编自“真实的故事”,却用好莱坞的惯用手法做出这种篡改,实际上是毁坏了英国外交官的名誉。威廉姆斯还是说,这是一部杰出的娱乐片,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是当之无愧的,但终究是个半虚构的纪实题材。选择这样的视角,显然是为了更方便把CIA塑造成英雄。反正好莱坞也不是第一次用他们的英雄拯救世界了。

威廉姆斯想起小时候,有个校长曾经评价过美国的战争片,说它们总是给人一种印象——美国人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就打赢了二战。这一次,它关系到威廉姆斯,那个亲身经历了事件全过程的人。威廉姆斯只是担心,电影会被当成最终的历史来看待。

事实并不是那样。把真相公布出来,才是正确的。摘自2013年第8期《南方人物周刊》

在刚刚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奖的《逃离德黑兰》中,导演和主演本·阿弗莱克演绎了这样一个故事:1979年11月4日,参与伊朗伊斯兰革命的民众冲进美国使馆,将工作人员劫为人质。6名美国人逃脱后,藏匿在加拿大使馆中,直到美国中情局策划了一个巧妙的逃生计划——营救专家托尼·门德斯以拍摄电影的名义潜入当地,将6人伪装成剧组人员,蒙混过伊朗人的重重搜查,最后乘飞机逃离德黑兰。而英国一位老外交家却说出另一个版本的《逃离德黑兰》。

音很陌生,讲的是波斯语。威廉姆斯猜测,使馆被伊朗人占领了。看来没有人能帮助威廉姆斯了,只得靠自己。威廉姆斯挂断电话。大街上空旷了很多,天色也暗下来。

好运终于降临。6点一刻左右,一个美国人透过窗户发现了威廉姆斯一行的车。他们一共5人,三男两女。第6个人是自己摸到瑞典大使馆,藏了10天之后加入到大部队里的。这个情节电影里也没有。他们钻进车里,显得十分不安,随身只带了几个包。威廉姆斯记得自己的车里坐了两个人,戈登的车里3个。他们想弯下身子蜷在车里,威廉姆斯说不要,因为那样反而更惹人怀疑。最安全的方案就是去威廉姆斯家,位于城北的英国使馆住宅区。威廉姆斯给妻子苏打电话,好让她有所准备。她吃了一惊,但作为外交官的妻子,也习惯了。

两辆汽车驶过城区,尽量不表现出任何异常。沿途遇到武装路障,就绕道而行。危险触手可及,几个人一路上都提心吊胆。如果落在伊朗人手里,他们会以间谍的身份遭到逮捕,被当众处决,甚至吊死。这是性命攸关的时刻。万幸,车一直开着,没有被拦下。

伊朗军队搜查到门口

安全抵达使馆住宅区后,紧张的气氛舒缓了许多。威廉姆斯把他们带到家中,苏和戈

登的妻子玛利亚已经煮好通心粉,掺着火腿、蘑菇和番茄酱——威廉姆斯至今还保留着那份食谱。他们开了葡萄酒和啤酒庆祝暂时的胜利,但心里的石头并没有放下,他一直在想着怎么安顿他们。午夜之前,威廉姆斯得到确切消息,使馆已经被占领。隔壁的一套空房子正好派上用场。苏为他们铺好床,准备了干净的衣服。威廉姆斯让他们待在房里,拉上窗帘。此刻,城里正是一片混乱。政府名义上还存在,只是力量相当有限,作用也不大。对暴力的恐惧如影随形,很多西方国家的使馆,包括英国使馆在内,都受到威胁。

在这危险关头,威廉姆斯们竟然收留了5个魂飞魄散的美国人!恐怕连他们自己都不确定是该走还是该留。住宅区也不是百分之百安全。到处都是伊朗人,被发现的概率一点也不低。可威廉姆斯绝没有把他们拒之门外,像电影里描写的那样。那天夜里,伊朗军队来搜查住宅区。他们在门口被伊斯坎德尔·汗拦了下来。伊斯坎德尔·汗是住宅区的警卫队长,曾在英属印度军队服过役。他告诉伊朗军人,这一带没什么好搜的,就打发他们走了。但他们很可能还会回来。于是,威廉姆斯决定,第二天带美国人转移。他们找到一个在美国大使馆供职的泰国厨师的地址。等到天一黑,威廉姆

15.没想到娘舅竟会打人

馥贞惊魂未定,看见外甥,忙向他哀求:“你娘舅的脾气你也晓得,他一向顶着重信誉为,诚信为本、勤俭开厂,连药厂的厂名都叫做崇信,还会有假?他可从来没有偷过工、减过料,更没有偷逃过税呀!生意冷清客送礼是有的。我们娘舅外甥一场,你还不清楚?你可要帮我们说一句公道话!”祖堃听了不知所措,忙扶起姪女,心生百感。同时,他还不忘别过头往起居室看着,兀自惶恐。馥贞看破了他的心思,告诉他娘舅刚出去了,可他还左顾右盼,怕跟娘舅撞上了,迟迟不肯进屋。无奈,杏花大嬷只好拨来瓷板凳,连茶杯一起搁在内甬道里。

祖堃抖抖豁豁刚拔脚要走,又觉好像应该劝慰姪女几句,不然枉费了她刚才那一番央求。可话到嘴边,又犯了难:自己检讨书交上去了,能否过关还不晓得,又能劝慰什么?只敷衍说:“放心,娘舅的事总会弄清楚的,检查队不会冤枉好人。从严从宽,要凭政策,我讲了不算数。不过娘舅发飙闹了场子,可能要吃点亏。定户定下来万一个有轻重,但只要如数赔退,也没事的。”馥贞大吃一惊:“亏你外甥说得轻巧,那可不是一笔小数目呀!娘舅脾气你是晓得的,常常刚赚到钞票屁股还没捂热,隔手又投出去了,家里就是积攒了点,那也是牙齿缝里省下来的。姪女家外表上光鲜,实际常常吃赔账。更不要说一帮亲戚,东要照顾、西要顾着,一个不周到,跟你刺破面皮!哪能再拿出这么多来赔退呀?”祖堃听了暗生愧疚,然而大祸临头,该劝还得劝:“保钱还是保人要紧?当然是保人啰。”在一旁的杏花大嬷见席太太糊涂难缠,赶紧劝说:“‘外甥皇帝’不是说了么?只要赔退,就不会抓去蹲监牢。钞票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只要人没事,总可以对付一阵子的。”

正说着,祖堃脖子后突然‘腾’地挨了一下,眼前金星四迸。原来刚才说话之间,秉逊潜身出来,手里操着一杆藤拍,见了他

撩起就抽。馥贞、杏花大嬷还来不及反应,藤拍一声爆响,吓得她们齐齐扑向秉逊,又拦又挡,一面还催祖堃快跑。祖堃万万没想到娘舅竟会打人,还出手这样狠,反倒不跑了。秉逊大叫:“就打你!你母亲如果还在,照样打你!——养弗家的白脚花狸猫!打不死你!”震怒之下,他随手操起了瓷板凳。馥贞一声尖叫:“你疯了!要闹出人性命了呀!”杏花大嬷死死拽住板凳不放,苦苦哀求:“席先生,千万使不得,使不得呀!‘外甥皇帝’腰杆子粗了,堂堂国家干部哎!你这一记砸下去,祸闯大了,收不了场!”秉逊含泪说:“气死我了!不教训教训那还了得?他竟敢睁着眼睛说瞎话,良心给狗吃了!我不管他是什么检查队、国家干部,到了我家里,我只晓得娘舅、外甥——娘舅打不挣气的、外甥总可以吧?”见她们不撒手,秉逊把那天揭发的事略微提了提,说:“放开手!这小畜生竟说我‘还有一点人的气味么’,那我倒要问问:你有一点点人的气味么?”

祖堃被秉逊说得羞愧之极。原来,秉逊家顾面子,揭发的事回来都不说,杏花大嬷一概不知。现在一听,不由颇有些愤愤不平,手稍一松,秉逊便将粉彩瓷板凳狠狠扔了过去。祖堃忙将身子往下一缩,板凳砸在墙壁上,砸出一个深痕。幸好没事,只是祖堃慌乱中手正好撑到一抃碎瓷片,手指头出了点血。杏花大嬷在一旁使眼色,说:“祖堃你这样辣手,真真太伤你娘舅的心了!……那年你当兵到上海,没有娘舅救你,只好去当炮灰!性命保不得住也难说,哪还有住公寓、讨老婆这样的好事?——还不赶快跟你娘舅姪女讨个饶?也好让他们消消气,去呀!”馥贞劝秉逊说:“看在你已经在的姐姐面上,就饶过他一趟吧!”杏花大嬷说:“如今祖堃再哪能说也是检查队的,你娘舅教训外甥是没错,可这种事传出去,人家肯定要揪小辫子的。谁吃得消呀?只怕要闯祸!”说罢,秉逊狠狠瞪了祖堃一眼,径往卧室里走。见秉逊就要进卧室,再不道歉就晚了,祖堃忙说:“……原谅我……我一时糊涂,伤了娘舅的心……”

徐策

上海霓虹



海军司令刘华清

施昌学



主席在接见巴基斯坦海军司令哈桑中将时,不无忧虑地说:“讲到海军,我们恐怕是不行……现在一些大国欺负我们……什么印度洋、太平洋都被他们霸占着。所以我们也得搞一点海军。”1973年10月25日,重病缠身的周恩来总理在同外宾谈到领海主权时,动情地说:“我们的南沙、西沙被南越占领,没有航空母舰,我们不能让中国的海军再去拼刺刀。我搞了一辈子军事、政治,至今没有看到中国的航母,看不到航空母舰,我是不甘心的啊!”

“我们海军只有这样大。”1975年5月2日深夜,毛泽东在召见政治局委员时,抬起左手晃了晃小指头,对海军第一政治委员苏振华说。虽已风烛残年,他仍壮心不已:“海军要搞好,使敌人怕。”“努力奋斗,10年达到目标。”

毛泽东和周恩来关于海军建设的一系列谈话和指示,重新唤起刘华清对早日实现中国航母梦的强烈渴望。1975年9月1日,在那篇《关于海军装备问题的汇报》的万言书中,刘华清向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邓小平大胆建言:“尽早着手研制航空母舰!”

海军作战的方针仍是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诱敌深入,在近海歼敌为主,同时也要敌进我进,既要在近海,也一定要到远海敌后去打击歼灭敌人。为了解决大量水面舰艇和潜艇到中、远海作战的空中掩护、支援配合问题,我认为,有必要尽早着手研制攻击型和护航航空母舰(先搞常规动力的,排水量在4万吨左右,不一定搞8万、10万吨的)。

我建议,不要再搞10年规划中的8000吨的大型导弹驱逐舰(论证几年,方案多变,尚未建造)。可将现已试制出的中型导弹驱逐舰改进提高,来代替它,将搞大型驱逐舰的人力财力拿来搞航空母舰。因为海上的战斗规律早就是空中、水面、水下各种兵力的协同作战。我国要大搞经济建设,有些重要战略物资还需从国外进口,必将大大发展海外贸易,掩护海洋交通和保护海洋资源的任务都是繁重的。但是我们不能到外国去建设任何基地,只有解决机动的飞机场和导弹发射场。执行上述任务离不开去远海,要到远海作战就不能违反这个立体协同作战的客观规律。

33.第二次建言造航母

“在707工程分会上,出现了‘左’的和‘右’的两种声音。”郑明回忆说,刘华清主持起草的航母工程报告,提出的方案是造三万吨级的护航航母。但当时正值“文革”鼎盛时期,极“左”思潮泛滥,海军机关一些思想激进的“造反派”认为,中国研制航母就要“赶英超美”,“刘华清版”航母方案太过保守落后。同时,会上也出现了“右”的声音,有人认为航母目前搞不出来,不敢承担研制任务。

包括刘华清在内的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试图排除“左”和“右”两方面的影响,坚持按上报航母工程方案往前走。1970年9月28日,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再次召开专题办公会议,确定航母研制分两步走:从现在起到1972年底,重点完成科研设计;1973年开工建设,争取“四五”(1971—1975)末期首艘航空母舰建成下水。

1971年元旦前夕,刘华清主持起草了以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名义上报国务院、中央军委的《造船工业、科研“四五”规划》,明确海军装备建设“以导弹为主、潜艇为重点”,护航航空母舰作为“四五”规划尖端装备,排在了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导弹艇、鱼雷艇前面。

“海军领导层,特别是造船工业领导小组核心成员,并没有因为搞航母就头脑发热,而是非常清醒地着眼长远地思考谋划和决策部署航母工程。”郑明证实,“直到1971年4月,海军造船工业领导小组还专门发文,再次明确核潜艇建造为当年的工程重点,航母研制的位置则往后摆了些。”然而,令刘华清和所有满怀“航母梦”热望的人始料不及的是,五个月震惊中外的“九一三事件”突然爆发,刚刚起航的航母工程触礁搁浅、戛然而止。

刘华清第二次建言造航母,是在他主持完成中国第一个航母建造报告五年之后。

进入20世纪70年代,日益凸现的海洋主权危机引起共和国开国领袖们对人民海军建设的极大焦虑。1970年9月25日,毛泽东